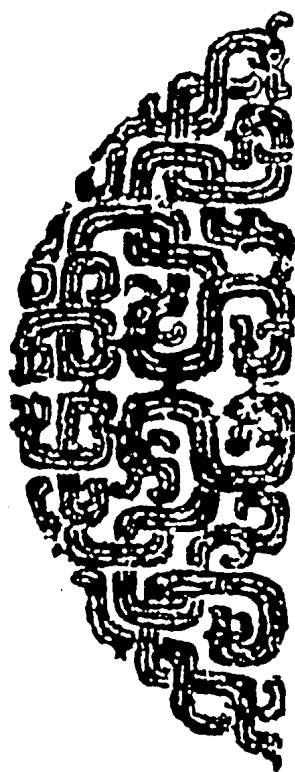


民國重修博興縣志



張其丙 纂修
張元鈞

本書十七卷首一卷，據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鉛印本影印。

重修博興縣志序

博興在昔爲蒲姑舊壤太公五世孫胡都蒲姑後乃徙臨淄漢初爲博昌縣屬齊郡武帝後屬青州後唐改稱博興以今地輿證之東瀕廣饒近海西聯高苑南鄰桓臺臨淄北接利津蒲臺實青郡邊陲之要區其間疆域之沿革人民之輻輳物產之豐盈與夫政教之得失固官斯土者所宜周知而熟計也其丙以乙亥秋月承乏斯土蒞任伊始亟取邑乘讀之其書爲道光時教諭李君所纂距今已近百年往古之事雖具而近代之事則闕文獻無徵蓋焉傷之適奉省令飭各縣續修縣志已由邑人王君鳳山王君毓檀分任編纂草冊粗具竊慮一隅之見質之通都大邑未必悉有合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序

一

濟南文雅堂印刷局承印

也爰攬原稿至省就正省府秘書任君奉剛以公元介紹歷城耆儒張君幼坪司其役考據潤色刪繁就簡自春徂秋方告竣事其丙覆閱之視初稿周備整齊多矣竊因有感焉博邑之有志始自前明陸君南至泊有清一代康熙時萬君雲修之李君元偉修之道光朝知縣周君壬福教諭李君圖復重修之其人皆服官於此土者其丙自愧不文斯事無能爲役顧念昔日諸君修志時皆值國家承平無事民康物阜得以政事餘暇啓發篇章校理秘文以潤色鴻業茲則非其時矣承政體改革而後地方多故元氣未甦司民牧者瞻傷察創修廢舉墜僕僕焉日事奔走撫字催科案牘勞形無片刻休豈復能得暇召集邑中耆舊相與徵文而考獻邑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序

二

濟南文雅堂印刷局承印

志年久失修其來殆有漸矣今幸時局粗定年歲豐稔而重修邑乘得於此時告成邑中近數十年事約略悉載稟古酌今體例備具俾後之覽斯志無缺而不備之憾而其丙兩年來備員茲邑得免隕越以貽羞者亦藉是可考見一二此可告無罪於邑人已抑又思之縣志失修既久以一二人之見聞追述百年以前事挂漏訛謬均所難免日居月諸事類積薪後有好學深思之儒宜及時爲之勿令歷時逾久如今日搜輯之爲艱此又余之厚望也夫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博興縣縣長雲南石屏張其丙序

重修博興縣志凡例二十二則

一博興之有志始自前明知縣陸南至至清康熙十三年知縣萬雲復修之五十八年知縣李元偉又修之道光二十年知縣周壬福及教諭李圖又重修之自李志出而陸萬舊志不復見自道光重修之志出而李志亦不復見茲番重修以道光志為原本篇中所稱舊志謂道光志也惟原志文內每有稱述舊志之處乃指康熙舊志而言深慮閱者混目因將其文內舊志二字節去而於各條下分注原注舊志等字或於原引舊志下注明康熙以清眉目一此次縣志開局原名續修及至分門詳載錄成草冊實已將舊志全行拆散重為另編門類亦有增減改曰重修紀實也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凡例

濟南文德書局承印

一博興為爽鳩氏故墟建國最古改郡縣後復歷兩千餘年列代疆域廣狹不同舊志援古證今揆情度勢分別列沿革表水道圖及道里表古蹟考以明之疆域廣狹展卷瞭然自當悉仍其舊不便輕有移易致失其真

一舊志主編李君為海岱詩人學問淵懿鑒於李志踏駁精心剖辯觀其登凡十例援證精確不苟為炳炳烺烺非後學所易企及茲編一依舊志為根據凡舊志所錄原文不復更動惟以時代不同體制字句之閒不能不稍有移易而大體均無遺漏可以覆按一舊志疆域河渠各志序皆作者匠心獨運處且當時事實亦具其中茲特摘錄數首以資互證

一河渠在本縣最關重要舊志專列一門今仍列為專門所有原編援據縣冊及碑文等類除一二不甚重要文牘外餘悉照錄至道光以後新開小清河及歷次修濬工程均詳細續載以著小民得免昏墊之蹟

一各縣志書學宮每自為一門博興舊志獨否文廟雜入壇廟中而宮廡內又別列學宮從祀先儒先賢則見於典禮分之雖各有取義究不若合之專為一門彌見尊孔重典且以著政教合一之旨定其名曰廟學義似可概括也

一舊志據頒行通禮而為典禮志遵時王之制固應爾惟朝賀接詔受朔迎春耕藉鄉飲等禮直省所同非獨一邑為然時移代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凡例

二

濟南文德書局承印

易觀念已殊徒覺繁縟茲擬從省將祀孔典禮附諸廟學其他縣中舊有各祀別為祠祀志以符其舊關於一縣典禮已足得其概略必欲詳考舊章則固有通禮原書在至民國典禮現尚未著有成書他年講求綿蕞應俟來哲

一舊志風土分物產風俗二目觀其原序謂物產可以規風俗民生可以阜物財二者相因實有至理存焉茲復增入分區土壤鑒於沃土瘠土之分而民生之苦樂民俗之勳惰益可考見準諸原編者意旨當亦無不合也

一舊志選舉表武進士武舉屬入文科內易滋混淆以致武舉張元振誤刊入文舉人內茲編武進士武舉各為一欄庶無此失

一茲編細目大抵一依舊志惟自清光緒末年新政繁興非舊志門類所能包括特增新政志以資容納

一前代經常稅收曰丁賦曰田賦故丁數多寡每詳載於賦役門自清康熙朝併丁賦於田賦內其後人丁編審亦停嗣是戶口幾無準確數目近代新政以戶口爲最要特提出附載於區域後以便稽考

一舊志人物有見於正史者均錄其全傳然如梁書任昉傳幾至三千餘言全書實罕其倫茲將其本傳前半所載爲齊明帝所具表及奉梁高祖牋並傳末所錄之劉孝標廣絕交論刪去別載於藝文內其餘本傳已不及千字似於事實無礙而全傳亦無疏漏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凡例

三

廣南文書局印刷局承印

一蓋棺論定古有明訓生存人不入傳係志書通例不能獨異藝文志內所錄書目亦然

一人物去取須俟公論舊志人物百數十人悉俟縣令周公裁決今茲重修增加幾二百人稿粗定後則由縣長張公招集本地紳耆取決公論主編者非敢存偏見也

一舊志人物不分細目獨未附隱逸藝術流寓數人細釋隱逸之孫叔然經術卓越千古藝術之蔣少游文學亦自可觀他如周三宅魏基王續三人皆志行卓越無愧邑中先正順時代統入人物傳內自無不可至流寓之潘鎡原係本縣學官歸入宦蹟亦是天然位置因併將此三目剷除似更斟酌畫一惟許慎行以神仙著

稱似可歸之雜志耳

一烈女以節孝爲重窮檐嫠婦雖志節奇苦慮難一一上聞以故有已邀旌典者亦有未邀旌典者縣志以顯微闡幽爲主無論已旌未旌但爲此次採訪所及合於守節三十年例者生存人亦錄以資表揚

一藝文爲一邑文獻所關舊志以篇幅無多附入雜志茲提出另爲一門惟邑人著述除孫炎任昉外後賢著述不稍概見即有亦僅傳書目縣志開局後原書均未徵送到局即明人顧鐸南田集亦未獲一寓目無憑續釋殊爲遺憾

一金石文字爲考古家所重而舊志無此門歷觀前人著金石之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凡例

四

廣南文書局印刷局承印

書大抵斷自宋元世代稍近者亦須邑中著名撰刻爲遠近所周知方合著錄今按本邑石刻惟龍華寺半截碑爲最馳名其他合於金石例者蓋鮮搜剔數事附諸藝文後終不敢拉雜成編致爲通人之所譏也

一舊志詳異亦附雜志內歷世略久增益較多茲亦摘出自爲一門其餘辨訛存疑悉仍其舊加以摭遺略事擴充統曰雜志準諸原編者之意當亦無少刺謬爾

一縣志失修幾近百年中更世變官署案卷大半燬於兵燹私家著述佚逸亦多此次重修或出自鄉人所錄送或得自耆老所傳聞遺漏歧異諒所難免邦人君子幸爲正其謬誤

一與地非圖不明測繪之學今詳於古現由第五科將全縣境另製詳細諸新圖冠諸卷首以資參考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凡例

五

濟南文德書局承印

重修博興縣志姓氏

督修

博興縣縣長雲南石屏 張其丙 蔚棠

協修

博興縣第四科科长平原 尹希聖 景宜

監修

博興縣第二科科长蒲台 崔官亭 仲山

總纂

清光緒丁酉科舉人歷城 張元鈞 幼坪

分纂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姓氏

一

濟南文德書局承印

博興縣前教育會長邑人 王鳴岐 鳳山

博興縣前教育局長邑人 王毓檀 鶴儕

稿本校對

博興縣政府秘書兼第一科科长長河北懷來 高士廉 介夫

博興縣政府第三科科长長臨淄 王逢春 滋和

博興縣司法處審判官河北曲陽 張 濤 雲波

刊印校對

清宣統己酉科優貢歷城 李聯杰 冠卿

採訪員 邑人 王西洲 崔廷梁 任道南 舒志正

許書田 賈隴南 趙東溪 魏錦林

名譽採訪員

鄭萬山 崔寶筏 牟恒昌 牟恆澍

吳公詔 吳玉堂

崔星符 許銘三 張冠英 柳揚清

盧錫銘 郝玉鏡 陳竹邨 郝森林

郝官智 王保泰 劉植楷 孫同科

張殿鎮 熊汝欽 曹子坤 霍壽康

尹春霆 郭金鑒 張恩林 許立夫

王紹堂 趙東濟 舒在申 舒在桓

劉寶臻 趙夢梅 王鴻翼 王者香

尹啓文 趙雲青 趙竹梅 常竹泉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姓氏

李心飭 劉蓮生 常子中 李續助

劉宜勳 傅振寰 陳樹甲

二 廣南文庫書印局承印

重修博興縣志目錄

卷首

序 凡例 修志姓氏 目錄 舊志序 新舊輿圖

卷一

疆域志 沿革表 道里表 古蹟考 星野 形勝 鄉社 戶口

卷二

河渠志 水防水利

卷三

建置志 城池 官廨 墩鋪 倉庫 橋梁 津渡 坊表 塚墓

卷四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目錄

一 廣南文庫書印局承印

廟學志 書院 附

卷五

祠祀志 壇壝 祠廟 附

卷六

賦役志 地丁 附捐 鹽課 縣稅

卷七

風土志 物產 土壤 風俗

卷八

爵封表

職官表 歷代 元 明 清

卷九

選舉表

歷代表一 明表三 清表三

卷十

新政志

卷十一

教育志

學校 學校畢業生

卷十二

官蹟志

卷十三

人物志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目錄

齊南文庫書局承印

卷十四

列女志

卷十五

祥異志

卷十六

藝文志

金石附

卷十七

雜志

辨訛 存疑 據遺 後序 跋

道光重修博興縣志序一

昔朱子知南康軍未至而徵郡志於有司豈曰文獻宜亟哉蓋民生之利害人材之盛衰吏治之得失皆可於是觀焉為政者所以考往古而藉以謹當時告將來也自有明以來尊朱子之教故萬歷中勅天下郡縣皆為志僻壤小邑無不具焉我朝康熙十三年詔復修之此陸君南至萬君雲兩志之所由作也迄康熙五十九年粵東李君元偉繼為之體例不盡法乎古陸萬舊志遂不可復見然時事亦頗賴以傳斯民利害與在官得失可略究焉姑舉其大端言之邑固齊澤國也利害莫重於河渠明縣丞鄭君安國教民穿小清河為溝瀆以灌田蒔稻者至今賴之廟祀鄭君於無窮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序

齊南文庫書局承印

也李君元偉濬支脈溝當時稱之至今民以為害何者鄭君相地宜以制法不拂乎水性李君所濬南不因小清河北不由城陰故道初無歲修之需而思學禹斷二渠載行高地故漸淤不可久夫鄭君固以興民利李君亦豈欲以厲吾民哉乃彼聲施到今而此以貽譏後來者稽古多疎無以協地勢之宜至為鯁生所背病有劉魁之議見河渠志序不亦重可痛乎夫長吏民父母也古人後人所監考也操之在一身而施之在一邑為之在一日而傳之在百年以李君舊志所載興廢舉墜赫然可觀而不能掩其失於斯民之口豈其下之奸誹與抑以利害之重責有攸歸焉爾近今方志秉筆者於名宦人物類多議而不論余故因序而論之使後蒞斯土覽

斯志知是非之公尙有存於事功文字外者宜自兢兢也若夫稟古酌今考沿革辨僞訛明制度則詳具例文每卷小序中無庸再贅云

道光二十年十月中浣博興縣知縣昭文周壬福書

道光重修博興縣志序二

古之論史者惟志爲難蓋懼不竟其實也後之地志不知其難也纂圖經備史法爲表以志年爲傳以志人倣本紀爲總紀效五代史雜傳爲雜志擬職方考爲諸考志也云乎哉直全史焉已矣非上下古今究心治理者不能觀其通而識其意是以操觚之士恆却焉而弗爲也天下縣邑皆有志自明中葉始康對山志武功也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序

二

廣南文藝書局印局承印

呂涇野志涇陽也韓五全志朝邑也皆以名儒碩學志其縣若鄰邑不期以時月故義例具而詞醇潔可觀王漁洋司寇所謂地志以秦爲盛者也其時齊魯諸志與之抗者惟馬仲輅中丞安邱志于文定公東阿志爲最然四庫全書提要猶以安邱志天文雅樂考爲譏此以見全才之爲難也博興之志一修於陸君南至再修於萬君雲皆奉部檄爲之其原本不可見今之可見者惟康熙末李君元偉之志爾而其書踏駁百出惟所欲書則書焉廿三史之編具在而若不暇核其時大清會典已頒而若罔聞知是故考古則多疎論時制則不備名宦異產也而統曰人物鄉賢祀典也而收諸葛爽徐紇孝友之傳勝國與本朝不分秩官之表削武職而

概不錄其所誌者猶然况其所未逮迄今百有餘年傳聞異詞故老無徵者乎道光庚子昭文周鶴儕司馬來今是邑值郡守方仲鴻先生有府志之役命屬縣暨學官各採事實以聞司馬謂余曰與其爲採訪也何若修吾志以待之即以屬君矣以余荒陋樗味何敢任斯事然其慙慙於舊志而思更訂之也已三年所不敢固辭遂發羣籍正考古之失本大清會典通禮以補制度之不備而宦績人物之取去則必待司馬裁焉而後定爰爲十例以發凡雖專爲是志而作實本古人之例以爲推不敢稍存偏議於中者也志成凡十三萬四千六百餘言蓋踵事經百年而文減舊志三分之一云司馬曰君盡終潤色之其秋乃攜之歷下重校焉序其始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序

三

廣南文藝書局印局承印

未如此

道光二十年十月中浣博興縣教諭掖縣李同書

道光重修博興縣志條例十則

一曰擇善以從古楊子謂斷木爲棊抗革爲鞠皆有法曾圖書之精而可不師古哉古者獻地必以圖其繪法不傳惟晉裴秀請定六法曰輪廣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爲得古人遺意開方法始周脾唐賈耽九州華夷圖明羅洪先廣輿地圖本朝胡渭禹貢錐指顧景范方輿紀要皆宗之其制先爲開方圖而後繪地形其上廣袤寬狹不待言而瞭然誠地理家不易良法也茲編諸圖咸用開方而並取裴法爲道里表以互徵焉

二曰從時以適宜禹貢導水河一而已九河之名亦河之支流爾自有南江北河之說而齊魯諸水無不河者時之爲烏龍也通之爲漢濤而後訛爲漢濤也潔之爲大清而濟青南山諸水之爲小清也土人耳熟久矣苟易以古名將見者目索故第注以即古某水而已紀載之文並依時稱以便羣覽

三曰因序以見誼古者建國立邑必先其大是故繼城池以鄉社重民也先壇廟於官署神人之序也吉凶軍實嘉古禮之序而施之郡縣則未愜蓋外吏莫重於尊朝廷故首朝賀接詔而凡屬嘉禮者皆以類從焉政莫大於崇祀典故吉禮次之公所無私服士大夫守制必在籍故凶禮無與於縣志次軍禮以日月之救爲古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條例

四

濟南文庫印刷局承印

禮也次賓禮以官民師弟之交備也是二者皆自然之叙與舊志固不可同小序所論有及有不及要之覽者睹其終篇自識之矣四曰返實以徵信夫地域之有無人品之賢否本絲髮不容假如漢樂安故治在今縣而舊志不入安平不在今縣而入之至縣無片石而山川並列徐紇載魏書恩倖傳諸葛爽初爲盜皆入鄉賢志其他載鄉賢而鄉賢祠無本主者不可枚數甚至張季陽晉博陵安平人而以爲唐博昌人若此者其所假徒絲髮哉或據古籍以辨之或稽本志第次其先後或削而不存或易其題篇而入他志既返其實庶後以不惑

五曰博援以求暢志在乎此而事連乎彼故雖地有所限而義不

可不求其通開方新圖已備今之輪廣而古今遷徙之迹則必待歷代沿革圖而後明水道圖與河渠志雖紀一邑之水然必參以舊志水道全圖而後水之源委儲廣探前人論說而後治水之始末見故曰博援以求暢也

六曰摘詞以省繁河渠以志水利而舊志備載上下申劄案文動數萬言列女或旌與否其從一之終固不待問而知也而志家載侍藥祈代孝舅姑撫孤等語每每相複反無以信其必然茲編於河渠擇其溶築之要而刪其枝葉語列女除一二奇節事迹少異者有傳餘第記姓氏此不能不爲楮墨惜也故曰摘詞以省繁七曰比義以起例執一事以爲斷則難定合數人以較論則立辨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條例

五

濟南文庫印刷局承印

故春秋屬詞必起於比事前漢書倪寬傳曰千乘人師古注曰千乘郡千乘人儒林傳歐陽生亦第曰千乘人至後漢載歐陽歆牟萇則曰樂安千乘人樂安臨濟人無第稱郡者何則彼縣郡同名在郡治而此更有樂安爲支縣也三國志載國淵樂安蓋人而鄭康成則管連稱樂安國淵任族以歐陽倪牟之例例之當曰樂安國樂安人康成不重言樂安國省文耳蓋國氏爲漢樂安籍籍入三國乃爲蓋人漢樂安國無蓋縣是魏分樂安置之者何以徵之淵與施同里至施子昭先晉書即曰樂安博昌人而漢蓋野溝水出樂安延鄉并在今縣亦其旁據矣又董永本千乘人舊志以墓在今縣謂籍博興夫管仲穎上人季札子吳人其墓皆在齊均不

聞謂齊人即明邑人四川左布政司熊佑墓在益都矣亦可曰益都人乎乃舊志人物遺國尼而入歐陽倪牟董永未免失據故去歐陽倪牟而入子淵董永惟紀墓而不爲傳義例所比固有確然不移者

八曰分類以備體史記列傳皆題姓氏惟循吏儒林游俠諸傳人多事簡乃立篇目以統之初非爲品題人物唐書五代史法其意而有忠烈死事一行諸傳要皆有截然不可淆者後之爲志者每人而立之目反無以見分隸之確然是以通志黜之統曰人物今依其例惟隱逸藝術流寓三者品流獨殊史志諸家并不能泯其目而舊志無之博輿非望邑爲才無幾而於三者尙不全乏茲錄

重修博輿縣志

卷首

條例

六

濟南文德書局承印

得隱逸三人藝術二人流寓一人蓋於人物合志中重分是三者亦義類不容淆焉耳

九曰致詳以存舊近代方志紀人物多不能述事實寥寥作贊語幾無以傳信後人而於正史所載各傳又隨意刪截謂可與已文修短相稱而不知於古人生平得失已歿其眞明安邱馬中丞文燁東阿于文定公慎行修其邑志皆錄正史全文本朝李南磻文藻歷城諸城志亦然茲自三國至唐宋皆錄正史原文惟明時距創志未遠所聞或詳於正史從舊志焉

十曰缺疑以待後闕文古史良法聖人知後人之好虛飾也故以猶及爲嘆舊志所載往往傳聞不暇詳考而志之與正史舛異者

已爲辨訛數條其餘無以稽其是否爲存疑蓋有存疑而後其餘鮮可疑也自審謫陋讀書寡後有鴻博君子或得所據而核實以決其疑是亦未可知者故不能無待

重修博輿縣志

卷首

條例

七

濟南文德書局承印

博興縣志舊序一

博興故無志而未始不有志載於詩書春秋國策史記及管晏諸書可攷鏡焉爽鳩伯陵邈無論矣至殷爲蒲姑氏國周成王滅之以益封師尚父遂爲全齊五傳而胡公徙都其地獻公遷臨淄又數傳而桓公用鮑叔諸臣修尚父之烈爲五霸稱首田齊雖纂立若遵兆祥而有之所由來漸矣迨秦以後羣縣變置不常博昌之名始於漢後唐以廟諱改今名當是時或隸千乘樂安或隸北海隸千乘樂安者博昌利安平隸北海者併入博昌總之所言千乘博昌之間者近是始未嘗不表見而後稍湮微也豈非載籍軼而故實亡耶夫肩摩轂擊之俗非遙也冠帶衣履天下非偏壤也竊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舊序

一

濟南文雅齋印局承印

怪夫勳謀節概經術之士於博不少概見焉何哉博興地勢平衍疆域易於混淆獨臨淄澠般濟之所經流又數遷徙今按籍求之實古青州地又爲樂安故趾然則漢書所稱千乘齊乘所稱齊人者焉知非博產乎而世遠人亡物隨時變又奚怪乎千載而下疆域寥寥也嗟夫國無賢豪國之恥也紀載而使名湮沒無聞有司者之責也余不敏承乏茲土入國問政欲一觀諸要難乃詢學博縉紳士而得其遺稿若干編遂忘其固陋謬加詮次以備遺亡云爾若所謂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望焉明知縣陸南至撰

博興縣志舊序二

康熙十三年歲在癸丑我國家混一區宇普天頽伏三十年矣欽

惟皇上已告成功於祖廟凡隸職方奏風俗之書貢王會之圖乃所司要務也雲於是歲季春之季奉命來官即承檄修志猗與休哉欣逢盛典敢不殫心以襄厥職但任未浹旬何能周知脫有遺失貽譏非細實集邑之縉紳衿士迨及黎獻耆碩再四詢諮廣爲採蒐凡疆域形勢寸壤尺地皆屬朝廷之版籍而財賦輸將一銖半緡盡爲百姓之脂膏利有當興害有當除務詳務悉著於今將期垂於後善則當彰不善則彈風厥往所以勵厥來其撰著也以實不以文其紀載也以真不以臆可圖者圖可志者志爲條爲約各有定式或去或取通無成心書成剗剗以獻聊做附庸述職之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舊序

二

濟南文雅齋印局承印

遺義以示無敢曠鰥之夙心云爾如謂以一人之識決句之吏遂足盡百里內數千年之故實及數千年來億萬人之履歷掛漏必多雲實惴惴而懼延望博物君子將伯之助矣康熙十三年知縣萬雲撰

博興縣志舊序三

博巖邑也厥田下下厥賦中下錯爲濟清所由入海故道窪下沮洳河伯肆虐無常故民多失業而鮮蓋藏齊俗雅號富庶此其貧寡者與又兵燹後官舍圯灰學宮鞠爲茂草城隍庠序惡陋荒郊茅葦澤無陂川無梁而文獻又勿論已余於丙申承乏茲邑其時值夏秋霖潦河水浸灌茫茫百里不見禾黍捐瘠號呼至無虛日

余請獨請振百計謀所以喚咻之者幾於束手無策幸上憲咨詢民瘼加意拯卹而又洞見河道利害原由爲之捐金疏濬兩年以來河患既除乃得泰然耕鑿而民氣以之稍復余因補苴罅漏草創衙署整理官牆增葺城堞一切橋梁道路悉爲捐俸修除方在綢繆陰雨拮据未遑之秋又奚暇從容考訂留意編摩爲潤色太平之事哉顧念守此土治此民於方輿則有芻牧捍衛之職於建置則有修廢舉墜之職於賦役則有稽覈均平之職於典禮則有修明釐定之職於官師人物藝文則有表章揚挖以爲風勵之職至河渠一役固各憲之不續攸昭卽余亦嘗竭蹶從事其所關係非第吾一博之生命而已倘竟荒於載筆一概付之逝波後起無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舊序

三

濟南文雅堂印刷局承印

徵良可歎悼一日輜軒下指採風而問俗焉守土之官惟以不知敬謝夫寧不羞嗇夫之口而汗絳侯之衣乎按博舊志一修於勝朝萬歷癸巳再修於國朝康熙壬子顧修之昔者雖不與宣鼓秦碑同焉磨滅亦復如汲塚穆傳殘蠹不全修之今者又以奉檄通行取辦俄頃草露布於馬上賦滕王於席前大體略具而掛漏實多况三十年爲一世今一世又過其半其間治桑變更人事代謝少者老而老者稀失今不考倘日復一日天寶之宮人盡去宣和之遺獻無存縱世不乏有心君子又安能從聲銷響寂之後作烏有先生之言與亡是公之傳也耶元偉念此心焉懼之是用謀之薦紳士夫與二三耆舊遠稽往牒博採方言原本舊志而補亡訂

誤屬稿之後質之吾友王君石菴復爲刪繁秩亂別類分門而各弁以叙言以付制剛雖不若名都大邑有山川之壯麗物產之宏多人物之奇偉與夫功名事業翰墨文章之彪炳日月令閱者目炫耳熒駭其假儼瑰瑋而街談巷議布帛菽粟語詳而事核亦足爲彈丸傳信之書自茲以往君子參伍以通其變小人法守以修其業因俗以行政省方以立教不出寸牘而周知百里之故用存杞宋之一綫焉此則余成志之初心也倘以爲纂言排事飾美誇新謂是余之汲汲於名也者則余心不滋懼乎哉康熙五十八年知縣事安成李元偉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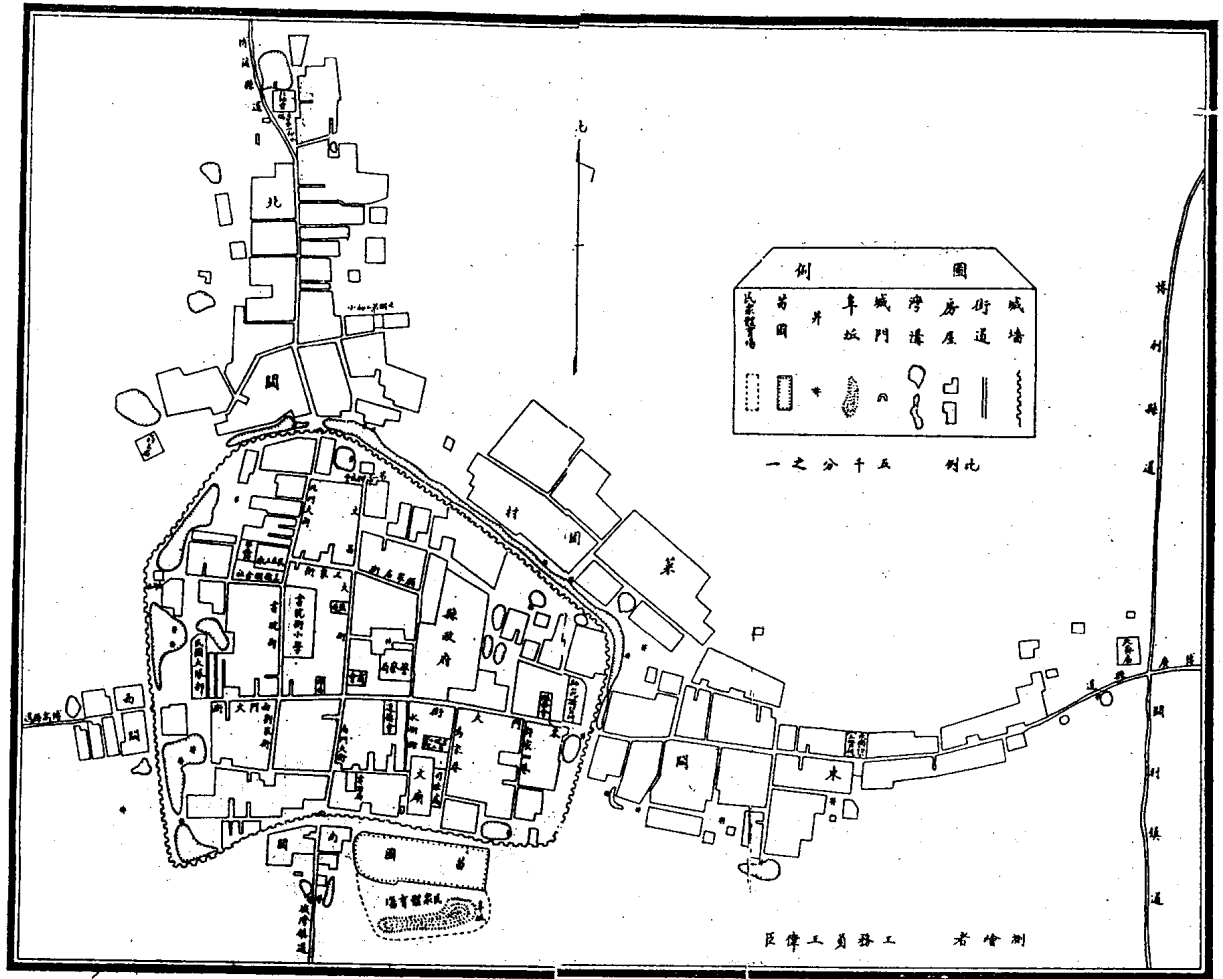
重修博興縣志

卷首 舊序

四

濟南文雅堂印刷局承印

博興縣城關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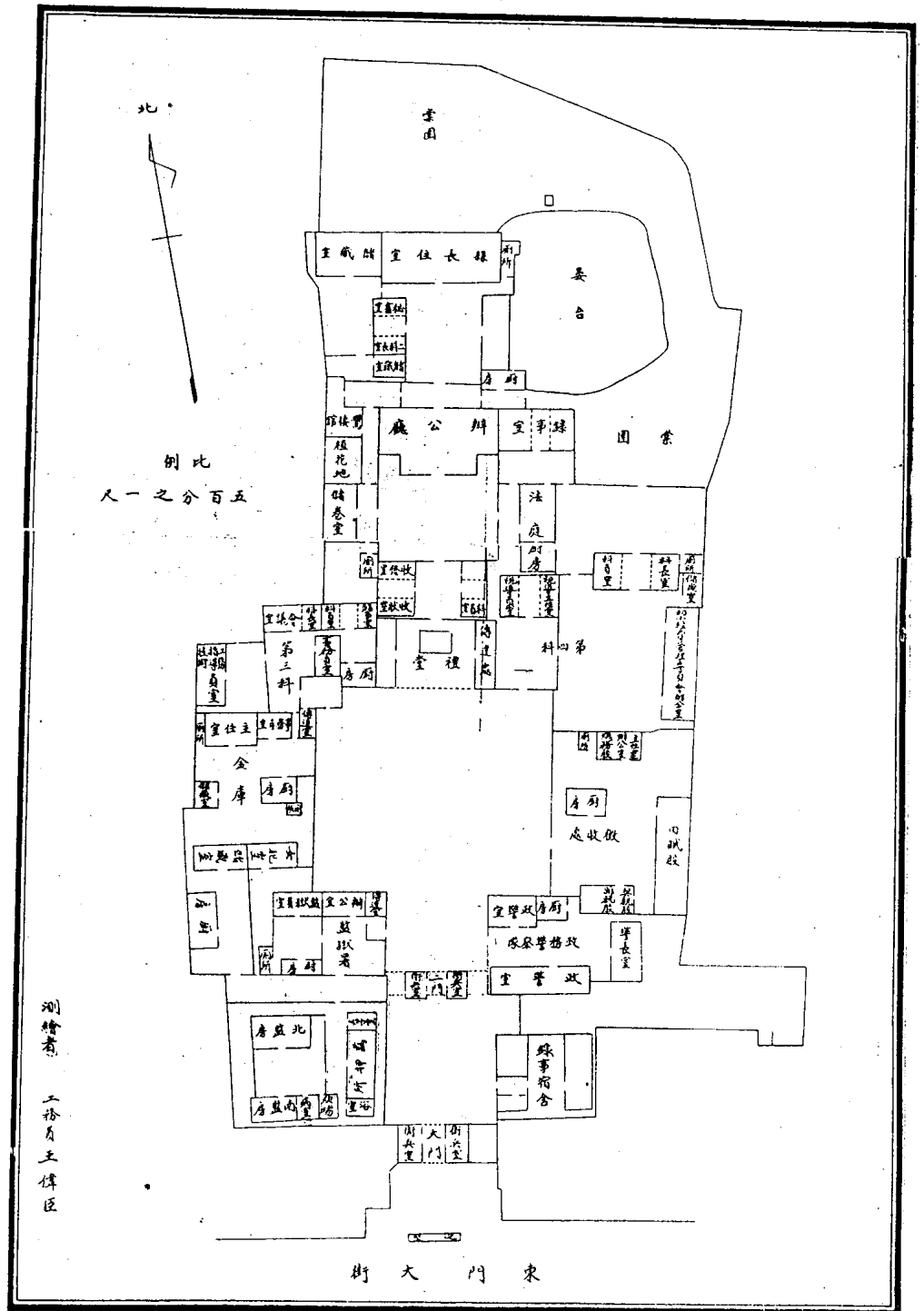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非 持



博興縣政府平面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一日

博興縣現狀圖

